沿着法国里维埃拉优美的海岸线走去，在马赛和意大利国界线之间大约半程之地傲立着一座庞大的玫瑰色旅店。一排棕榈树如恭敬的仆从齐立于旅舍之前，遮住它潮红的正面，而更前之处则是一片低矮的跃金海滩。最近它已然成为知名人士和时尚宠儿们的度假胜地，让人快要忘记十年前在它那些英国顾客四月出发到北边去后，这里几乎变成了一片荒地。现在，附近还有许多小平房簇拥着它。但在这个故事开始之时，只有十几座老旧乡间庄园斑驳的圆屋顶如睡莲般，沉寂于五英里外的戈茜的外国人旅舍和戛纳之间。

这座旅馆和它如写满祷文的明黄色小地毯般的海滩曾经是独一无二的。天刚亮时，远方戛纳的风景，粉红色和奶油色交错的古老防御工事，和环绕着意大利的紫色阿尔卑斯山，都投射在水面上，在波纹中激荡成八分音符，被圈进清澈浅滩上颤抖着的水晕里。八点前，一个穿着蓝色浴袍的男人来到海滩，进入这片寒冷水域慢慢适应着，然后花上一些时间在海里发出沉重的喘息，挣扎着换气。他走后，沙滩和海湾会安静上一小时——商船向西平波稳进；传菜手在旅馆大厅里大声喊叫；松叶上的露珠蒸发消失。而再过一会儿，从毛瑞斯山脉的低洼地带中一条蜿蜒道路传来的发动机轰鸣声将扰乱这片宁静，把海滨和真正的普罗旺斯分隔开。

离海一英里处，当落满灰尘的杨树取代了松林，那座孤零零的铁路收费站就出现了。就是在1925年六月的一个早晨，一名维多利亚女人曾把一对母女从那个站口带来了戈茜的旅馆。

这位母亲毫无疑问是那类令人舒服的女士。平静安宁和灵动活泼很好地在她身上融合了，还有风韵犹存的面容，都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你不难发现这位动人的女士也难以经受岁月无情的敲击，生命的光华正逐渐褪去。不过很快，大家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她女儿身上。她粉红色的手心，和如日初升般透红的脸颊都充满魔力地令人着迷——就像一个在晚上刚刚冲完凉水澡出来的孩子一样激动得微微颤抖。精致饱满的前额微微向上倾斜至秀发，波浪卷紧挨着前额，如同一个带灰金色花饰的盾牌。她的眼睛大而明亮，干净如从水中浸泡出的星粒，羊羔般的脸颊因心脏强壮而年轻的跳动变红发烫。女孩仍在童年的边缘踟蹰着——她快要18岁的年纪，身体发育接近完全，但依旧酣睡于晞露之中。

当海和天空融成一条细小炽热的线出现在她们下方时，母亲说道：“我感觉我们不会喜欢这个地方的。”

“无论如何我都想回家了……”女孩回答。

她们非常开心地谈着话，但明显都找不到方向，并且对这个事实感到厌烦——任何方向都不行。现在她们急需高涨的热情来持续这次行动，而这样的热情并非来自对疲惫神经的短暂刺激，而是一种学童对获得度假奖金的急切渴望。

“我们就在这待三天就回去吧。我马上拍电报买好票。”

女孩用她不甚地道的法语在旅馆里订了一间房。被安置好在一楼客房后，那闪着光的落地窗就将她吸引了过去，她看向窗外，是一条铺满了细小鹅卵石的走廊，淌过了整个旅馆。女孩站在上面，假装自己是一名芭蕾舞演员，努力抬高了臀部不让它耷拉在后背。廊外的热光逐渐侵噬占据了阴凉地，晃眼的太阳光把她逼退到墙根处。向外望去，残暴的烈日一点点把五十码外住着的地中海人折磨得死气沉沉；栏杆下一辆褪了色的别克车就呆坐在旅馆车道上被炙烤着。

事实上，万里域内唯独这片海滩生机尚存。三个英国保姆念咒般一边讲着闲话，一边织着毛衣袜子，编上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四十、六十、八十年代的慢纹式图案。临近海岸丛生的带纹阳伞下是趴伏在白色长椅上沐浴着日光的闲人，而他们的孩子或穿梭在阴暗中追逐翕忽游鱼，或赤裸着躺在沙子上看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椰子油。

罗斯玛丽来到海滩上，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欢叫着从她身边跑过一头扎进海里。她感觉到周围陌生人上下打量的目光，也脱下浴袍跳进了海里。她秉着气游出几码后，发现水还很浅，于是停下摇晃着站起来，拖动两条纤细的腿往前走去。到水面已经盖过胸口时，她又转过身看了看岸边：一个穿紧身裤，挤着单边眼睛的秃头男人挺起他毛茸茸的胸口，用缩进去的肚脐眼紧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当罗斯玛丽回以凝视时，他若无其事地移开目光，从他手中的瓶子里倒出些什么抹在他像乱葬岗般生着无数野草的胸口上。